

上P5
評蔣介石氏在國民參政會之演說

——民國三十三年（一九四四）九月六日新華社電——

國民參政會第三屆第三次大會於五日上午在重慶開幕，報到參政員一六四人，較歷屆歷次大會為少。蔣介石氏蒞會致辭，首述最近中國戰場軍事演進情形：「吾人決不否認這半年以來軍事的失利，更不能否認中國抗戰這一時期是特別困苦艱辛」。隨即聲稱：「（一）中國戰場的最後決戰今方開始……（二）日寇無論如何決不難在整個反撫勝算等一片光明中僥倖逃其覆滅的悲運……他妄想在中國戰場僥倖求逞，實無可能。（三）……我可以保證在軍事根本上決沒有危險，因為危險早已過去了」。關於目前軍事失利與經濟困難之原因，蔣氏稱：「今天軍事上或經濟上的困難，實在是我們農業國家在七年長期抗戰的必然之勢，因為我們國家一向無基礎，這戰現象實不足奇。就軍事

評蔣介石氏在國民參政會之演說

上來說，我們在抗戰開始以來年都有這種失利的事實，而且其失利程度或有較今日爲甚的”。對此種「必然之禍，實不足奇」、抗戰敗仗年年有，往年遠比今年多的政治哲學，再有爲害於我們國家的危險，敵人所加於我們的危險，到今天實在已成過去」。用武斷的詞令，想將目前的軍事危機掩飾過去。掌國柄者居然發出此種言論，實地驚異。蔣氏又稱：「我們國家今後安危成敗所繫的一點，這無論對抗戰，對建國都有極大的關係，這就是我們國家絕對需要統一」。接着即大唱其無條件的統一論，並說：「孫中山『革命數十年，畢生奮鬥目的是爲了國家統一』。據中山先生遺囑：『集黨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蔣氏對這個遺囑是忘記了。蔣氏並且說：「今日對日抗戰也是爲了國家的統一」，而不是民族的解放。這種將一切都統一於國民黨、統一於寡頭政治的統一論，是與全國人民迫切要求在民族獨立與民主自由的基礎上實現國家統一的民主統一論針鋒相對的，其中包含了陰謀蠻橫的殺機。蔣氏又稱：「有了國家的統一，才有國家的獨立；有了國家的獨立，才有國家的自由；有了國家的自由，才

能談到民權自由和民主自由」。倒果爲因，完全是法西斯理論。有了集體理治，內戰的理由也找到了，這是全國人民及全世界反法西斯人士所不願不深切注意的。記得去年十月十日莫斯科新聞的社論曾說到這一點：「內戰，或任何一集團或政黨欲強制他人執行其意旨，從而將其狹隘的利己利益放在民族利益之上，只有使中國的敵人坐收漁利」。蔣氏的寡頭統一論，不幸正是這樣的東西。對於當時軍事政治經濟各方面迫切需要的改革，蔣氏或避而不談，或重複空洞老調，如所謂「戰後一年內召開國民大會」之類，諱疾忌醫、空頭支票二語，足以當之。據觀蔣氏的冗長演詞，對目前中國戰場上的嚴重形勢企圖以輕率自欺的空洞辭句加以掩飾，其結果將模糊人民之對敵警備，鬆懈人民之抗戰意志，麻痺人民之抗戰動員。其所以於目前時機強調他的殺氣騰騰的寡頭統一論，則是反映了豫湘敗戰後全國各方人心憤懣及要求澈底改革政治、取消專政這一情況，表示蔣氏的深閉居拒，並且強烈地暗示着準備內戰的威脅。蔣氏在暗示說：誰要對我的寧陝專政牽動一根毫毛，我就要血洗你們。至於「日寇已不能再爲害我國」的高論，尤足耐人尋味，除了替民族敵人充當義務宣傳員之外，找不出適當的解釋。

蔣氏的演說，已在參政員中引起了不良的反響。在老參政員林虎氏代表全體參政員的答詞中，即可看出。林虎氏對蔣之粉飾太平、輕率樂觀、拒絕批評、排斥改革諸點，表示了深刻的不滿。

林虎氏說：「我們回顧國內，瞻念前途，不但不敢稍有樂觀，而且抱有杞人的憂慮。因為當這個國家興衰存亡的關頭，如果我們能發奮振作，痛涤舊污，革故積弊，即是興國之機。不然，若將現狀拖延下去，前途是不堪設想的。這並非我們敢示危言聳聽，種種事實都獻在我們面前，為大家所共見共聞的，這也用不着謬譆，也用不着一一列舉。請諸大家想一想，現在國內各戰場作戰的部隊，能服從命令、忠勇殺敵的固然是多，而有些壞的是糟到怎麼樣？各級政府之用人行政，能盡職能合理的固然多，而那些濫職的虧損的是鬧成怎麼樣？這些情況都是使我們對於抗戰建國前途生懼愛的。我們參政會自二十七年到今天所開的已是第十次大會了。檢討過去我們對於政府抗戰建國諸端固曾有些貢獻。但當盟軍在歐洲與太平洋兩戰場的勝利本應揚威世界或可望於今年結束，太平洋方面的盟軍正在準備展開強大的攻勢，整個戰局的勝利已在目前。然而我們抗戰

八年，人力物力的犧牲已是不可勝計。在這整個戰爭過程中，漢口僅船外埠與東埠取主角之一地位，然後能收得一切犧牲的代價，真不可專靠同盟軍焉。勝利最終利，致賠我們中華民族之羞。一針見血，林虎氏將蔣介石氏之錯誤，痛快批駁了。